

農家小院 走出巨匠

「我的故鄉跟我的成長、文字密切相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高密報道）土打的院牆，灰白的瓦片，老式的窗櫺，早已無人居住的管家祖宅，12日一大早迎來了多位記者和慕名而來的村民。應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原名管謨業）的二哥管謨欣，領着記者參觀莫言生活了二十多年、位於山東高密平安莊村的故居。這裡見證着一位出身農民家庭的文學巨匠的成長，勾勒着莫言筆下那些童年的印記，是其文學創作靈感的發源地。



■莫言二哥管謨欣及其貼着對聯的舊居。網上圖片

「我的故鄉不僅跟我的成長、跟我的文字也密切相關。這裡的泥塑、剪紙、茂腔等民間藝術和文化一直在伴隨我成長。」莫言11日晚在山東高密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表達了對故鄉的情懷。

自小愛書 為借閱樂替鄰居勞動

管謨欣向記者介紹，按照當地風俗，舊居院門和院牆上還貼着一副寫着「忠厚傳家遠 詩書繼世長」的對聯和褪了色的福字。這個房子是1911年蓋的，1966年翻新，至今已有了20多年沒人住了。他指着屋裡的炕床說，莫言就是在這個房間結婚，他的女兒管笑笑也是在這個炕上出生的。他還告訴記者，莫言結婚的時候，家裡最高檔的電器就是青島海燕牌收音機，43元5角。

管謨欣說，莫言從小就對文學表現出強烈的興趣，8歲時就開始看大部頭的文學書籍。上學後，幾乎他寫的每篇作文都被老師當作範文在班裡朗讀。

莫言小時候就非常好動，也非常樂意看書。「當時我們這個地方書比較少，他就去每一戶借，《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傳》、《隋唐演義》他都看過。當時我們這還不是機器推磨，他就幫着人家推，讓人家借書給他看。」管謨欣說。

童年所聞 把當地故事寫進小說

在距離莫言舊居東北方向十幾里地的孫家口村，有一座石橋。莫言小時候聽村子老人講過游擊隊在這裡伏擊日本汽車隊的故事——即是1938年擊殺39名日軍的孫家口伏擊戰，長大後，莫言就把這段歷史寫進了小說。

1997年，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奪得「大家文學獎」。2000年，《紅高粱家族》獲《亞洲週刊》選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2001年《檀香刑》獲台灣《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2011年8月，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傑說，無論莫言所獲得獎項有多大，他文學創作靈感的發源地始終離不開這片生他、養他的故土——高密「東北鄉」。

明年山大帶研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正在舉行111周年校慶的山東大學歡欣鼓舞。山東大學文學院昨日發出賀信，祝賀該院兼職教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賀信中透露，從明年起，莫言將和山大大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鄭春教授聯合培養研究生。

莫言與山大淵源頗深。1988年秋天，由山東大學學者發起在莫言故鄉高密聯合召開「莫言創作研討會」。1992年，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賀立華教授領銜編輯出版了《莫言研究資料》（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2000年莫言的女兒管笑笑考入山東大學外語學院，他本人亦於2001年在山大邀請下擔任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兼職教授。

從2002年起，山大又聘請莫言與賀立華教授聯合培養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研究生。當時，莫言為研究生開設的「創作學」和「當代作家論」兩門課程深受學生們歡迎，其講課記錄發表以後在山大學子中廣為流傳。



■莫言結婚時的海燕牌收音機。于永傑 攝



■電影《紅高粱》拍攝時的主要場景。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 攝



■管家舊宅。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攝

曾擔心「紅高粱」砸在鞏俐手裡

香港文匯報訊 莫言多部小說曾改編成電影，如《紅高粱》、《太陽有耳》等，並獲得多項國際電影獎。然而當年，莫言曾一度擔心《紅高粱》砸在鞏俐手裡。

莫言說，「紅」片中的奶奶是一種鮮艷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裡。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

莫言對改編他的作品沒有任何要求，但張藝謀還是希望他參加編劇，只不過莫言最後還是被張藝謀的定稿嚇了一跳，因為張藝謀做了大量精簡。他還說：「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紅片劇組果真下鄉全力搶種高粱。

莫言說，「紅」片拍出來後，確實感到一種震撼，在視覺、色彩運用，營造出強烈氛圍、嶄新的視覺形象。「電影的影響確實比小說大得多，小說寫完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莫言說，他很幸運遇到張藝謀這位導演。



■《紅高粱》電影中的鞏俐。網上圖片

莫言文學館訪客陡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殷江宏 山東報道）對於莫言研究會和莫言文學館（見圖），莫言自言是抱着誠惶誠恐的態度。他為此曾寫了一首打油詩：「故鄉成立研究會，誠惶誠恐慚且愧，高懸鞭策自努力，永遠知道我是誰。」

莫言文學館位於濰坊市高密一中東南部，總建築面積1,900平方米，由當地市委、市政府與莫言研究會共



《生死疲勞》原型 家鄉民企老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高密報道）而目前在平安村周邊，唯一打着「莫言」、「紅高粱」品牌進行經濟開發的，是一家叫「紅高粱食品有限公司」的企業。而這間公司的創辦人孫金虎（見圖），曾被莫



言創作《生死疲勞》時作為「西門金龍」的重要原型人物。

孫金虎告訴記者，他於2002年創辦了這間企業，一開始就為生產的辣椒醬冠名了「紅高粱」，欲借助其影響力打開市場。因為與莫言的二哥熟識，莫言回家時還專門到他的廠子裡參觀過。孫金虎說，莫言問及他兄弟們的姓名，也問了他從民政局辭職回家創業的經過。許久以後有人告訴他，莫言把他寫進了自己的小說裡。「金龍」是他哥哥的名字，而書中一些人物的經歷則是取材於他。孫金虎說，雖然借用了莫言的名著，但管家從沒向他提起著作權的事情。而他也會逢年過節送一些公司的產品，以示感謝。掙了錢就要為家鄉做點貢獻，前年當地進行農村道路改造，孫金虎和莫言都捐了錢。

田野「紅」雖去 故鄉名漸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高密報道）在莫言的文學世界裡，「高密東北鄉」是他傾注心血不斷回望與描繪的地方，那裡有大片大片的紅高粱、有蕩氣迴腸的貓腔小調。莫言總是選擇人生的關鍵點，回到故鄉去逃避盛名給他帶來的困擾、去感受他的文學生命母體的溫度。如今「高密東北鄉」的原型——高密平安村已經沒有色彩如油畫般濃烈的大片高粱地，代之以金黃的玉米和如雪的棉花。而目前村裡的年輕人多在城裡打工，只剩下五十歲以上的人還在務農。「我爺爺」「我奶奶」那高粱地裡青春激盪的愛情恐怕已難以再在這裡上演。那些慕名而來的記者都在詢問，這裡怎麼沒見到成片的高粱地？管謨欣告訴記者，莫言小時候這裡的確是以種高粱為主，因為當地處於兩條河相夾的低窪地帶，洪水氾濫，別的莊稼不易成活，潑辣的高粱就佔領了所有視線。

當地擬打造文化景點

原來平安村所在一帶有膠河和膠萊河兩條河，因為舊時代水利設施不發達，河水經常氾濫淹沒土地，而造成這裡的低價便宜。管家的祖先也隨着移民潮遷徙到這裡。這一帶處在膠東和魯中的分界地帶，人口以遷徙為主，故而文化互相交融碰撞。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村民們開始靠人力把低窪地改造成了不會再受水害的「台田」，可以耕種其他糧食作物。而莫言輟學回家後的勞動之一就是改造台田。

在莫言的影響力帶動下，平安村周邊的多處文化資源都日漸升值。莫言生在紅高粱之鄉，靠紅高粱成名，紅高粱之鄉也靠他出名。高密市文聯主席張家驥向媒體透露，「當地的旅遊單位也在計劃整理莫言舊居，想作為紅高粱文化品牌的一個景點挖掘出來，如今只待重新播種下高粱種子。」



■玉米的金黃是平安村現在的主色調，村民們希望這裡再次紅起來。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 攝